



清名家词传



沈尘色 著

燕子不来花自落

乾嘉词人的盛世悲歌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沈尘色 著

燕子不来花自落

乾嘉词人的盛世悲歌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镇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子不来花自落：乾嘉词人的盛世悲歌 / 沈尘色著
—镇江：江苏大学出版社，2018.3
(清名家词传)
ISBN 978-7-5684-0801-1

I. ①燕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1673 号

燕子不来花自落：乾嘉词人的盛世悲歌

Yanzi Bu Lai Hua Zi Luo ; QianJia Ciren de Shengshi Beige

著 者/沈尘色

责任编辑/董国军 汪亚洲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：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http://press.ujs.edu.cn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/718 mm×1 000 mm 1/16

印 张/25

字 数/299 千字

版 次/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801-1

定 价/7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：0511-84440882)

序

予少时读词，好先读小传，纵寥寥数字，亦觉兴味，尝牢记字号，与同侪嬉戏，曰，某某字若何，号若何，尝任何官职，有何事迹。至于某词某句，更好做追究，欲识其因何事何人而作也。彼事何事，彼人何人，其趣有过于词者。

后读《本事词》，更觉其趣，置诸案头，随手翻阅，一则两则，俱是欢喜。有不解者，则以他书佐证，更与别集对照。偶有所得，恍然焉，自得焉，但道所谓学问不过如此，孰谓非学者不能为之？其沾沾自喜者如此。然终有憾焉。何者？一则两则，零碎不成章，或可知彼事何事，终难识彼人何人也。且予好清词，而此书上起于唐，下迄于元，不及于明，更莫论清，予欲知者而终不可得。

又数年，得《清词纪事会评》《近代词纪事会评》，遂又置诸案头矣，好随时翻阅。此二书者，所辑资料甚多，读之往往可识一人之生平。先是，钱仲联氏《清八大家词集》独不选鹿潭，曰：“蒋词艺术性虽较高，但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，故不予选入。”言之不详。而《清名家词》中，则有述谭献语，曰：“咸丰兵事，天挺此才，为倚声家老杜。”终竟如何，亦言之不详。而予于此终得知鹿潭故

事，推究当日鹿潭蛰居溱潼，与婉君贫贱夫妻终有龃龉，虽人之常情，不亦悲夫？鹿潭词集曰《水云楼词》，然则水云楼乃溱潼古寿圣寺大雄宝殿后之藏经楼耳，与鹿潭何尝相干。或曰，鹿潭曾寓居于此。然则昔人寓居于寺院者亦多矣，何鹿潭独以名词？鹿潭曾有《满庭芳》词序曰：“秋水时至，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。小舟来去，竟日在芦花中，余居此既久，亦忘岑寂。乡人偶至，话及兵革，咏‘我亦有家归未得’之句，不觉怅然。”无家之人，而词集以水云楼名之，以后世一流行歌歌词言之，不过“我想有个家”耳。每念及此，想象当日，予亦怆然，遂综合前人记述，得《水云楼的梦》一篇，以志鹿潭生平，识前人之词境、词心也。惟鹿潭临终冤词已佚，予拟作一首，置诸小说，加以说明；或有以为乃鹿潭所作，加以流播，非予之罪也。后又得《静志居情话》一篇，述金风亭长情事，所依据者，俱得之于《清词纪事会评》也。而后不作小说十余年。

去岁，老友董君国军忽提及当日小说，以为可以复作，而予十余年来，亦算读书，知若许词人故事，或与常识不同，遂允诺。而后，查资料，读别集，有记述不同者，冒昧甄别，而后更复知读其词当先知其人也。何者？某词某句，不知其人其事，未必知此词此句之真意也。词有本事，原应知之。朱庸斋先生于《分春馆词话》中论及贺铸，曰：“其词风格多样，非论世知人，熟稔其生平及作品，不能定论。”岂独贺铸，古今词人，概莫如是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亦此之谓也。而后得五十篇，述清五十词人故事，分五册依次出版，可为丛书，董君名之曰“清名家词传”，而予以为或可谓“词人小说”。小说云云，终当允许虚构，七分实三分虚也。予也不敏，终非学者，或有不可查证者，读者不肯认可予之所得者，予或可以此为借口，逃之遁之，不必争论。

予友李君旭东，因效前贤，词咏词人，系于篇首，亦示后世小子终不肯让前贤独步也。是为序。通州沈尘色。庚子端午日。



目录



序.....001

王初桐

燕子不来花自落,微雨黄昏.....001

郑 燮

荥阳郑、有慕歌家世,乞食风情.....045

洪亮吉

脸从花索笑,心与石争顽.....085

黄景仁

如此凄凉风更雨,便去也、还须住.....151

赵怀玉

肝胆好凭三尺托,空负闻鸡怀抱.....219

杨芳灿

春愁如梦不分明,央及杏梁燕子唤他醒.....251

张惠言

梅花雪,梨花月,总相思,自是春来不觉去偏知.....307

郭 麐

正是可怜时候可怜侬.....363

王初桐



燕子不来花自落，
微雨黄昏

月宫春

相逢又是晚灯斜。烟水那人家。白
苹风里舞杨花。前梦杳天涯。

相怜已是转成奢。谁捻得，露冷团
沙。月光长易被云遮。一曲古蒹葭。

李旭东



江南的雨总是那么缠绵,就像女儿家的泪,似乎永没有一个停歇的时候。那雨,如丝,如线,清凉,晶莹,落到河里,落到桥头,落到街巷的青石小路上,落到唰唰作响的树叶间。巷口的桃花已经开了,巷尾的杏花也开了,连雨中的青苔都开出白色的小花来。江南的春天,纵然是在雨中,也繁花盛开。

院门上贴着的春联,却在雨中剥落,撕开的一角,像瞌睡人耷拉着的脑袋。院门正对着青石拱桥,桥上行人斜撑着的油纸伞,任得江南的雨拍打,雨顺着伞背,流到了伞扣上,一滴滴地,滴到地上,滴到尘埃里。

巷口桃树下卖冰糖红豆汤的王老四收摊了没有?

那甜甜的冰糖红豆汤,正是江南的味道。

巷尾杏树旁的茶馆里,说书的还是曹先生么?茶香中,江南的雨里,曹先生惊堂木一拍,便会滔滔不绝地说起《三国》,说起《英烈》来。

曹先生的声音软软的,黏黏的,就像王老四煮的冰糖红豆汤那样。

雨声中,有木兰船摇过水面,船上的姑娘,赤着白生生的双足,撑着篙儿,有时会唱起绵绵的吴歌。

燕子不留春住。衔去。入谁家。断肠芳草深闺闭。微雨。落桃花。

——王初桐《荷叶杯》

“六娘,六娘,六娘……”有少年冒着江南的雨,奔跑在巷子里,一边奔跑,一边大声地喊着,声音急促而惊惶,就像青石板上跳着的雨珠儿似的。

六娘从梦中醒来,眼角有眼泪缓缓流出,顺着脸颊,滴在了鸳鸯枕上。

道是慰相思,翻恨牵愁绪。留下同心金指环,悔不还伊去。



道是摆相思，翻恨无凭据。还却同心金指环，悔不留依处。

——王初桐《卜算子》

二

窗外，明月如霜。月光下，竹影轻摇，映在窗帘上，仿佛一幅郑板桥的画似的。院子里，有蟋蟀的鸣声，轻轻的，在这寂静的夜里。这江南的秋天啊，桃花早就谢了，杏花也早就谢了，只有落叶在阶前。

远处，河水声潺潺。今夜，又有谁家的画船划过？船上的人儿，是唱着咿咿呀呀的歌儿，还是发出鼾声？

这样的月光下，总该有一些故事发生的。

六娘伸手拭尽脸上的泪。

那眼泪冰凉冰凉的，就像江南的雨。

天外孤鸿嘹亮。月亮。庭院冷清清。风阶叶走似人声。惊么惊。惊么惊。

——王初桐《荷叶杯》

六娘倚靠在床头，再也睡不着，披衣下床，点亮了蜡烛。苍白的月光下，这红红的蜡烛，摇曳着惨淡的光。妆台上的镜子，却在这惨淡的光中发亮。镜子的旁边，有一叠连史纸，纸上，写满了字，清清秀秀的，就像江南水乡的少女一般。

六娘静静地坐在月光下，烛光中，妆镜前。

镜中的红颜已渐老，眼角已开始有些许的鱼尾纹。

六娘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坐着，她的耳边，仿佛又响起那一年江南的雨声。

那梦中的雨声。

还有那个少年的呼唤。

“六娘，六娘，六娘……”

良久，良久，六娘的嘴角浮出一丝温暖的笑，眼中，却还蓄着盈盈的泪。

是悲？是喜？是回忆？是梦幻？那一年的江南，总是在她的





心头。

素艳明如月，殷红小似樱。罗窗惯见见还惊。几度相回相避，几度笑相迎。

唤坐何妨坐，催行未即行。尽教伊道是狂生。镇日撝撝，红豆记输赢。镇日闲言闲语，渐说近真情。

——王初桐《喝火令》

六娘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唤道：“竹所……”

就像那一年的雨中，有少年呼唤“六娘”一样。

三

这一个江南的秋夜，王初桐也睡不着。

他没有想到，会在这里遇见六娘。

他以为，那过去了的，已经永远过去，就像幼时痊愈了的伤口一样，再也看不到曾经的痕迹。

他以为，一切都已忘记。

他知道，人要活得快乐，就要学会遗忘。

他真的以为该忘记的，他已经都忘记。

——直到看见六娘的刹那。

多少年了？

十年，还是八年？

那正是一个春天，下着江南的雨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巷口的桃花、巷尾的杏花，竞相开放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整个江南都湿漉漉的，连青苔都开出白色的花来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王初桐正在摇头晃脑地读书的时候，忽就听得巷子里有孩子嚷道：“看新娘子去咯，看新娘子去咯……”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看新娘子有着难得的快乐，哪怕是在江南的雨中。

江南的雨总是那么缠绵，就像女儿家的泪。

王初桐稍稍地愣了一下，嘴角不由得浮出一丝略带嘲讽的笑。也许是老成，也许是读书的缘故，在少年王初桐想来，这纷纷簇拥





着去看新娘子，实在是一件很幼稚的事。看，与不看，新娘都将出嫁，与这些孩子毫不相干，至多，他们可以去捡到一些没有炸开的鞭炮——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自然也是十分开心的事。然而，今儿正下雨啊，那鞭炮纵然没有炸开，被雨一淋，还有用么？

他们真傻。少年王初桐不由得轻轻地摇了一下头。他低头，继续读书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，只有读书，才能……

“是谁家的新娘子？”巷子里，有人在议论着。喜欢看新娘子的，自然不只孩子们，还有大人，只不过大人不会像孩子们那样欢快地奔跑而已。

“是六娘呢。”

“六娘？谁家的六娘？”

“不就那一家六娘么？住在巷口的那一家，家里开铺子的，跟街坊们都不怎么来往的……”

“哦，那一家啊，财主呢……”

“听说生意做得很大呢……”

少年王初桐只觉耳边“嗡”的一下，一时间再也听不清楚外面的人在说些什么，手中的书，坠落尘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只是刹那，“六娘……”少年王初桐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冲出了家门，冲进了雨中。

“桐儿，你到哪里去？”母亲正在做饭，见王初桐就这样冲入雨中，不由得问了一声。

少年王初桐仿佛没有听见一般，只是这样，冲进了雨中。

“拿伞……”母亲叫道，一边这样叫着，一边就站起身来找伞，“咦？伞呢？”等将伞找到，王初桐早已冲出去很远很远了。

“这孩子……”母亲轻轻摇头，怔了一会儿，又叹了口气，轻轻摇头，“这孩子……”对王初桐的心思，她这个做母亲的，多少也知道一点，然而，她更知道门当户对的道理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或许，等长大了也就好了。母亲这样想道。年轻的时候，总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那叫作幼稚，等长大了，就成熟了，就会明白，世间有些事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决不会有奇迹发生。就像鱼不会在天上飞，鸟不会在水中游一样。

王初桐仿佛没听见母亲的话似的，此刻，他的心头，只有一个名字。





“六娘……”

今天的新娘，江南雨中的新娘，原来是六娘。

王初桐只觉很不快活，只觉有一个梦，就像水泡一样破灭。

这些年，他刻苦地读书，只因为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梦啊；如今，这美好的梦，就这样破灭。

“六娘……”

在江南的雨，在江南绵绵的雨，王初桐在方泰镇的小巷中奔跑，他的眼中，没有盛开的桃花，没有盛开的杏花，也没有在路边、墙角倔强开着的苔花，他的眼中，什么都没有。

只有六娘。

他的心头，只有六娘。

“六娘……”

那是他玫瑰色的梦。

雨声中，江南的雨声中，小巷里，青石板的路，足声清脆，将爆竹声、喇叭声都掩盖了，一声一声的，在江南，回响。

“六娘，六娘，六娘……”

迎亲的队伍渐渐远去，那轿中的新娘，名唤六娘。

王初桐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，没能说最后一句话。

孩子们欢笑着，在爆竹的碎屑中寻找那还没有炸开的鞭炮，纵然雨不断地打落在地上，那爆竹的碎屑早已变得湿漉漉的。

巷口的桃花正盛开，有一朵，在雨中，轻轻飘落。

就像王初桐此刻的心。

花押小双鸾，絨就鱼函字。袖去谁知又袖回，无计潜投递。

消息竟沉沉，难选宽心地。逢著伊家近里人，便有相怜意。

——王初桐《卜算子》

兔藻薰炉香一炷，钗头细拨残灰。雁行筝柱小玫瑰。迷藏金带枕，射覆玉交杯。

经眼花枝看不足，沉吟万转千回。幽香占断水云隈。得莲兼忆藕，有杏却无梅。

——王初桐《临江仙》

有人说，人生就是无奈。





有人说，人生就是痛苦。

韦苏州诗云：“知君宝此夸绝代，求之不得心常爱。”世间事，岂非原就如此？

四

王初桐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见到六娘了，就像六娘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一样。人生如逆旅，道路遭逢无非过客，一旦过去，永不再见，原就是寻常之事。

然而，多年以后，偏偏让他遇见了六娘。

花气薰帘春昼晴。映花秀靥笑盈盈。淡妆疏态转娉婷。

半冷半温平日意，似无似有此时情。回身但问架书名。

——王初桐《浣溪沙》



当日，若无情，何以时常来说话？若有情，又何以一声不吭就成了别人的新娘？这些年来，王初桐百思不得其解。他也不知道，两家的确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所以，他才刻苦读书，他只想着，一旦博得功名，便好堂堂正正地去求亲。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她就成了别人的新娘。

她已是别人的新娘，我便是取得功名又有何用！

那一个江南的雨天，王初桐在雨中站立了很久，很久，直到全身湿透，还站立在雨中。

“王家小子怎么了？发什么呆？”

“听说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吧？”

“唉，要说呢，这王家小子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……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”

街坊们有意无意地议论着，只不过，王初桐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，王初桐只是这么站在雨中，站在江南的雨中，直到天黑，雨停了，月亮出来，拉长他的影子，在小巷里，显得那么瘦弱，那么无助。

“桐儿，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母亲站到了王初桐的身后，轻轻地说道，“夜深了，回去吧。”





王初桐茫然地点点头。

一切都已过去。

他以为,他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六娘了。

五

“竹所,竹所,”月光下,烛光中,六娘喃喃道,“当年,我……我也没办法啊,我……我……”她喃喃着,满脸的无奈与哀伤。

湿帘雨细寒成阵。恋树花稀风更紧。一年春事一年愁,近日春愁将到鬓。

此情欲表无凭准。说与相思应不信。泪还初别落完来,魂是当时销已尽。

——王初桐《玉楼春》

“六娘!”父亲一脸的恼火,道:“自古以来,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有女儿家不听父母之命的么?更不用说,这桩亲事早就定下,想悔婚?决不可能!便是绑着,也要将你送上花轿嫁出去!”

当六娘吞吞吐吐表示不愿意的时候,父亲毫不犹豫地就将这个女儿痛骂了一顿。

母亲则是语重心长,道:“爹娘也是为你好,六娘……”

六娘原就性子弱,被父亲这么一发火,早就吓得不敢再说什么,再加上母亲又这么一哄,便越发不敢做声了。

父亲冷冷道:“爹知道你在想些什么,你可以不要脸面,你爹娘丢不起这个脸!”

母亲又叹了口气,道:“你爹最近的生意不是很好,折了很多钱……六娘,你要懂事……”

父亲恼怒地道:“说这些做什么?这桩亲事早就定下,由不得她!……你给我将她看好了,不要让她做出伤风败俗的事!婚期已经定下,到时候,我可不想丢人!”父亲的声音很是严厉、无情。

六娘终于明白,原来,父母之爱,不过如此。

六娘逃不出去。

娘将她看得死死的。





不要说逃出去，便是想传句话出去，也不可能。

有时，六娘也会做梦，梦见那个少年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说，我们私奔吧……

六娘想，如果这个少年真的出现，那我就，就……

那个少年没有出现。

那个少年不会出现。

就像这人世间不会有什么奇迹一样。

直到她成为别人的新娘。

一个陌生人的新娘。

临上花轿的时候，母亲幽幽地叹息了一声：“认命吧，六娘，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认命？”六娘哀哀地道。

母亲淡淡地道：“因为我们是女人。”

六

六娘出嫁后不久，她爹娘就搬离了方泰镇，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。也许还在嘉定，也许早就搬离。即便是还在嘉定，嘉定也不算大，可要找一个人，也就像大海捞针一样。何况，王初桐并没有想着去找。六娘已经嫁人，他便是找到，又能如何？或许，从此不相见，在心中留一份念想，到老了，回想起来，也是一份美好。

少年时的爱，总是会使人回想一生。

然而，王初桐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竟会与六娘重相见，在槎溪。

“竹所，”有一天，毛大瀛兴致勃勃地过来找王初桐，然后，又神秘神秘地道，“带你去一个好地方……”

王初桐奇道：“什么好地方？”

“槎溪。”毛大瀛神情依旧神秘的样子。

“槎溪？”王初桐想了半晌，道，“那里又有什么好地方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”毛大瀛笑道，“槎溪近来来了个女校书，据说，是名门之后，能诗擅画，长得也漂亮……”

王初桐瞧着毛大瀛得意洋洋的样子，不由得笑着打趣道：“怎么，老兄你想去做那位女校书的入幕之宾？”

毛大瀛嘿嘿地笑着，道：“我倒也想来着，可这位女校书清雅脱





俗，一般的人入不了她的青眼啊。”

“嗯？”这使得王初桐便有些好奇，道，“莫非似秦淮河畔的顾横波、李香君、卞玉京她们？”当日，虽说也只是秦淮河畔的娼家，可像顾横波、李香君、卞玉京这些姑娘，一般的人还真的人不了她们的青眼，成不了她们的人幕之宾。换句话说，一般的娼家，只有让客人挑而决无挑客人的道理，可到了顾横波她们这一层，往往就不是让客人来挑她们而是她们来挑客人了。顾横波与龚鼎孳、李香君与侯方域、卞玉京与吴伟业，自然，还有董小宛与冒襄、柳如是与钱谦益，无不是这些秦淮河畔的姑娘主动争取，挑客人，定下终身，无论结局如何，却都传下一段佳话。

客人挑娼家容易，而要被顾横波们挑中，又哪里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？龚鼎孳、侯方域、吴伟业、冒襄、钱谦益，在当年，无不是一时俊彦，是领袖文坛的人物，名传天下。

百余年过去，当日秦淮河畔的那些奇女子，早已不见。这世间，美丽的女子很多，即便是在娼家，这样美丽的女子也一直没少过，然而，像当年顾横波、柳如是、卞玉京、董小宛、李香君那样的女子，嗯，还有陈圆圆，根本就无从寻觅。

槎溪边，莫非出了一个这样的奇女子？

这使得王初桐很是好奇，又很是疑惑。

毛大瀛愣了一下，干笑两声，道：“好像没那么热闹。”说着，他叹了口气，正色道：“这位女校书名唤湘萍，字采于，也是名家之后，只可惜，遇人不淑，嫁的那个丈夫狂荡无检，将家产挥霍一空，这还不算，等家无余资之后，这厮竟然将老婆卖入了勾栏……”

王初桐忍不住“啊”了一声，惊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的人？”

“可不是呢。”毛大瀛叹道，“这勾栏，是天下最肮脏的地方，湘萍姑娘被卖入了这等地方，却哪里讨得了好来？可怜这名家之女，哪管她嚎啕大哭，涕泗交横，悲恸欲绝，老鴇子却是铁石心肠，让人奸污了她……”

“该死！”听毛大瀛说到此节，王初桐忍不住骂道。也不知道他是在骂那老鴇子还是那湘萍姑娘的丈夫。

毛大瀛叹息一声，续道：“这女子啊，一旦进了勾栏，除非是死，否则，又哪能脱得了老鴇子的魔爪？无奈，湘萍姑娘就只好认命，堕入娼家。”说着，忍不住轻轻摇头，道：“王右军说，死生亦大矣，更何况，有这样狗都不如的丈夫，哪里值得为他守节？”





王初桐点头道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夫妻亦当如是。……该死！”他忍不住又恨恨地骂了一句。

毛大瀛瞧了他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可对于湘萍姑娘来说，这勾栏之地，终不是长久之计啊。”

王初桐只觉胸口郁闷难平，半晌，道：“那后来这位湘萍姑娘怎么到了槎溪？”

毛大瀛道：“这位湘萍姑娘终究是名门之后，能诗善画，纵然是沦落风尘，却也非寻常娼家所能比的，所以啊，过了几年，就替自己赎了身。”

王初桐点头道：“后来就搬到了槎溪边上？”

毛大瀛道：“是啊，赎身之后，就搬到了槎溪边上，买了间旧屋，卖掉些珠子，修补一下，倒也能住人，种竹浇花，幽窗曲几之下，薰炉茗碗之间，静若书生，倒也优雅。可所谓坐吃山空，像她这样的弱女子，总得活下去不是？”

王初桐长叹一声，半晌，道：“何不找个良人嫁了？”

毛大瀛苦笑道：“倘若再遇到像她先前丈夫那样的怎么办？便是前明秦淮河畔的那些奇女子，也有遇人不淑的，像李香君看着是如愿嫁给了侯方域，结果如何？到最后，还不是被侯家赶出家门？不是每个青楼女子都能像顾横波、柳如是、董小宛那样幸运的。”他没有提到卞玉京。因为卞玉京苦恋吴伟业一生，吴伟业到底也没有将她娶回家。

或许，这就是青楼女子的命吧。

一旦堕入娼家，再回首已是百年身。

王初桐沉吟道：“她怎么没去找她爹娘？”

毛大瀛冷笑道：“早找不到了。再说了，若她爹娘真的疼爱女儿，会眼看着女儿堕入青楼而不管？嘿嘿，想来他们是宁舍掉这个女儿，也不肯花赎身银子救女儿出火坑。”

王初桐又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做丈夫的，天下竟有这样做爹娘的，真是该死。”

毛大瀛道：“天下有不孝的儿女，便一定有不慈的父母。只是湘萍姑娘着实是命运乖舛，既遇到不慈之父母，又遇到狗都不如的丈夫，以至于沦落至今。命乎，命乎，纵使能诗擅画，清幽典雅，终敌不得命也。”

